

夜雨副刊 头条大赛(第20季)

晒稿网址:sgb.cqwb.com.cn/index.php 邮箱:cqwbk@163.com

做则必成 唯实争先  
建设银行在行动

往/事/回/首

## 一炉冬天的零嘴



万承毅

一只盛装炭木的小火炉,一个或陶瓷或玻璃的茶壶,几堆瓜子花生红枣桂圆,几个围炉闲谈饮茶的亲朋好友……今冬,围炉煮茶在街头、院馆、民宿等地流行起来。看着那红红火火的炭火,心中暖意蒸腾,记忆中那些围炉烤零嘴的场景不禁一一浮现。

小时候,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围炉烤火。老家在渝南一个名叫“麒麟”的小村庄,山地多,无水田,村人以种植蔬菜、喂猪养鸡鸭鹅等为业。立冬之后,庄稼地里的蔬菜基本上采摘完毕,村人慢慢歇了播种耕作的心思,开始囤柴积火,为杀年猪之后的漫漫寒冬做准备。

一般是冬腊月间,杀了喂养了一年的大肥猪,砍切成块,码盐数日。随后,开炉起灶,歇息了一年的条石炉重新上岗,开始熏腊肉。而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是,能够围炉吃零嘴了。

记得烧柴烤火的年代,红苕和洋芋就是我们的零嘴。冬天的晚上,围着火焰高燎的火炉,我和弟弟肚子里的馋虫蠢蠢欲动。墙角煤灰覆盖的红苕堆成了小山,何不偷偷丢几个在火炉里烤熟呢?还有另一间屋子里硕大的洋芋,据说那是用来留种的……但是,管它呢,我和弟弟趁着母亲不注意,一人拿红苕,一人拿洋芋,再迅速偷偷丢进火炉里,用火钳钳几块红彤彤的炭木盖住它们,然后刨些滚烫的炭灰将其遮盖得严严实实。小孩子玩心大,等我们东玩一下西逛一下回到火炉边,再用火钳去掏烤红苕和烤洋芋时,早已不见其踪影。

我和弟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筹莫展。我们揣着心事开

始洗脸洗脚,完了父母照例检查我们的作业。检查完之后,母亲笑着说:“今天你们表现不错,有奖励!”待我们睁大眼睛看母亲的奖品时,她转身拿火钳在火炉里几下就掏出了烤红苕和烤洋芋。我和弟弟面面相觑,既高兴又尴尬。“想吃就说一声,我们留的种有多的!”母亲说。听了这话,我们这才放心地吃起这风味绝佳的零嘴。

过了几年,家里添置了铁火炉,烧煤,不熏腊肉的时候也能围炉取暖。父亲在火炉上加了一层大于铁炉直径两倍的细密圆铁网,可以边烤火边烤一些零嘴。那些年,我们对大个的红苕洋芋已经不太热衷,争着抢着吃小个的。因为奶奶的“火眼金睛”和勤劳双手,我们的火炉里又多了一种零嘴——野生板栗。这是奶奶上山开荒种菜时的“艳遇”。她将这些板栗捡回家后,洗净晒干,密封保存。等到要烤时,将板栗煮熟沥水,每一颗都剖开一道口子,再放置在铁网上烘烤。野生板栗外壳坚硬,个头较小,一球一子。烤熟之后,轻轻一咬,果肉就弹进口中;吃起来口感比买来的板栗还要绵软、厚实、喷香,稍微多吃几颗就能填饱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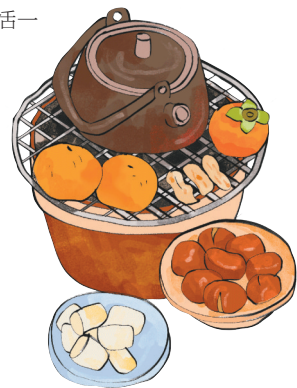
后来,老家的房子翻新,用上了回风炉,一根粗粗的烟囱将烟灰导出窗外。所以,虽是烧煤,但回风炉比条石炉和铁火炉干净卫生,不会有满屋的烟灰洒落头顶衣衫。回风炉上,我们的零嘴更加丰富了。寒假里,我们做作业吃饭闲聊都围在火炉边,暖烘烘的桌面上,最中间的一圈是炉盖,温度高,适合烤零嘴。奶奶将珍藏的南瓜籽、葵花籽、花生都拿出来了。她颇有经验,将花生放在最里圈,然后依次是葵花籽、南瓜籽。花生个大皮厚,

摆在最里层;葵花籽壳硬,摆在花生之外;南瓜籽最易熟,摆在最外圈。如此,回风炉的中央盛放一朵硕大的坚果花,黄的黑的白的,煞是好看。不多时,这些零嘴逐渐熟了、熟了,一家人边闲聊边嗑食。南瓜籽皮薄,被烤得焦黄焦黄的,剥开皮丢进嘴里,一股子焦香弥漫鼻尖,叫人欲罢不能。葵花籽是自家种的向日葵结的,奶奶晒干之后密封好,之前就炒了盐,嚼起来有一种原汁原味的香。花生也是自家种的,抖落泥土时,仿佛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铃响;吃起来喷香爽帖。

后来,火炉上的零嘴又多了麻花、轧糖、橘子、广柑、泡筒……一炉的丰盛多样,一炉的热气腾腾,就像我们越过越好的生活一样。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些围炉烤零嘴的场景渐渐消失,因为,火炉越来越高级,因为,零嘴已经不再匮乏。

如今,围炉煮茶、围炉烤零嘴又回归了。我想,一炉冬天的零嘴,或许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结,连接起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连接起我们苦中作乐的岁月,连接起我们悠闲融洽的时光。

(作者单位:万盛经开区文联)



## “夜雨”是生活的一部分



赵瑜

我与晚报的故事

识别重庆邮政二维码订阅晚报



我家三代人,都是晚报副刊作者。

我与重庆晚报结缘已久。先当读者,读爸爸写的新闻稿件,父亲曾是它忠实而优秀的通讯员。酷热的夏天,一顶旧草帽,一辆自行车,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基层宣传干部的白描。18岁那年,我写了一篇《我的爸爸》,不仅发表在晚报“夜雨”副刊上,还得了当年全市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这对一个高中毕业生是极大的鼓励。那个暑假,写作的激情如同踩上了风火轮,着迷地开始写写写。

写着写着,就写进了副刊作者会,编辑与作者亲切恳谈,让我如沐春风。解放西路66号,是那些年我向往的地址。在编辑部,结识的文朋诗友也很牛,像莫怀威、李钢、傅天琳等文学大家,我年少时读他们的文字时遥想过他们的模样,以为是高高在上的名家大腕,谋面后才知他们其实非常谦虚,爱开玩笑,又爱提携新人,平易近人得不得了。方知晚报副刊如同一块巨大磁铁,吸引了我,也吸引了他们。

这一写,30多年过去了。岁月倏忽,很多东西都在变化,但作为副刊作者与读者的热情,却一天都没有消退

过。编辑们仍然那么和蔼可亲,还建有微信群来和作者随时互动。无论是纸质报,还是新媒体,晚报的文学作品总让我产生错觉,仿佛这不是蜗居在案头的阅读,而是身处于一片枝叶茂密、花香扑鼻的森林,这里充满着发自内心的清新气质。文友们在沙沙地吐丝,在一块砖一片瓦地修房子,我感同于他们的细微倾诉,更击掌于他们的激昂高歌。遇到晒稿的时间,读文友的新稿,心旷神怡,为好文赞叹。副刊一直叫做“夜雨”,有着李商隐诗句里的文气,润物无声,淅淅沥沥,滋润着文友们的心。无论是报纸还是新媒体,面对一篇篇好文,享受独处带来的宁静,也阅读艺术和生活,品尝物质以外的愉悦。

而给晚报写稿的过程,无疑是更快乐的:写文章前,有仪式感地泡一杯好茶,低低地放一支背景音乐,抛弃了所有杂念,只感觉灵感在大脑间轻轻滑动,诗句那么妥贴地温暖着眼睛。烦恼在这一刻离我远去,我清静地、纯净地沉浸在我的文字里。偶尔得一好句,竟可得得意半天。

人生当奋斗,应该多做一些有趣更有意义的事情。给晚报写稿,已成为我周末时间有趣更有意义的生活日常,一月不写,心里总觉得缺少什么。所以我鼓励女儿也加入作者队伍,晚报也采用了她好几篇稚嫩的习作。看,这就是我们的晚报,是读者的,也是作者的。她像一位良师,也像一位益友,她每天在我身边,带来新消息、新思维和新的文艺享受,也为我们徐徐展开文学创作新征程。

(作者单位:南岸区文联)

问路  
——电影《开山人》观后

王福梅



敢问路在何方?人们说路是人走出来的,而在毛相林和下庄村村民骨子里,路却是拼出来的。

观看了电影《开山人》,仿佛又走进巫山下庄那片神奇的土地,那条绝壁上蜿蜒曲折的山路。2020年9月底,重庆市作

协安排小桥老树、泥文、糜建国、汪淑萍和我组成写作班子,深入下庄村,采访毛相林及下庄脱贫攻坚的故事。此时路已修好,之前阅读近十万字资料,我在脑子里勾勒着下庄的地势地貌。而亲见到下庄险要的山形地貌,远远超出我最初的想象。这个位于巫山县小三峡深处的村子,被锁在由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巨大“天坑”之中。车到鸡冠岭停下,下车驻足,面前是当年下庄村人开山打响第一炮的地方。俯视,下庄村星点般散落在坑洼里。站立悬崖边,想破脑袋也想象不出来,这山路是如何修出来的。

如今由重庆本土取材拍摄的电影《开山人》,讲述了村支书毛永福带领村民在绝壁上修路的故事。主人公毛永福的原型是时代楷模、感动中国2020年人物巫山县下庄村村支书毛相林。

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这首被广为传唱的山歌表达了村民对下庄险要地势及无路可走的无可奈何心情。电影开始便围绕要不要修路展现矛盾冲突。下庄土地肥沃,四面合围的悬崖绝壁曾经庇护了庄人,而如今却困厄着下庄人的发展之路。村民出门到镇上来回至少需要一天时间,下庄的农产品无法卖出去;村外的姑娘不愿嫁进贫穷的下庄;村民患病就医需要花几个小时走出大山,因而耽误治疗;有的村民行走悬崖绝壁,不慎坠入山崖,失去生命,令人唏嘘。由于没有路,下庄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向山问路,向天问路。冲出天井,下庄人终于萌生属于自己的梦想。“拼了!”两个字从毛永福嘴里蹦出来,让人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家在这儿,为了全村人。”他的话掷地有声,具有雷霆万钧之力。一个个血肉之躯,就这样跟天跟地杠上了。

七年修路历程,可歌可泣。影片画面不断切换,我的思绪似乎又回到了下庄。与三十多位村民交流,修路那七年时间,是下庄人艰难而无法忘怀的日子。不信命不屈服,不靠天不靠地,要靠自己。他们筹钱修路,有力出力。男人们开山凿壁,女人们煮饭挑水,跟男人一样干粗活重活。夜晚留宿山洞,寂静的山林,与虫蛇动物共舞。村民互帮互助,艰辛劳作而充满人性的暖意。

电影中的村支书毛永福、能干的妇女主任李香秀、渴望走出大山的小女孩蔡莉莉以及懒惰又一心想讨老婆的有财,他们都与修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修路不可缺少的力量,这些人物形象鲜活,真实感人。

路在脚下延伸。开凿出有形之路,从历史深处,绵延伸向未来。下庄人由生存之路走向脱贫之路、致富之路。他们越挫越勇,历经失败而百折不挠。如今,栽种的柑橘、核桃、西瓜等农产品走出大山,销往各地。

下庄村走出了中国农民的脱贫攻坚之路,走出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之路。电影主人公毛永福原型是毛相林,主角人名虚化,故事却是真实的。因此,电影更具有一种超越,具有典型性和时代性。毛相林和下庄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下庄,他们代表着中国农民这个勤劳善良,与土地有着深厚的天然联系的群体。古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今有下庄向天问路。这个生生不息的群体,以豪迈的姿态,开拓出迈向新时代的奋进之路。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走/四/方

## 三峡人家织幽梦



张春燕

山是清奇峻峭的山,水是清澈灵动的水,人是清丽秀美的人。在这迤旎展开、层次分明、佳景迭出的画廊中穿行,目迷十色,情醉乡音,神眩民俗。

三峡人家,就是一幅美景、美人织成的纯美幽梦。眼前,一位着红色衣裤、黑色肚兜,撑老式花纸伞的土家少女,站在古旧的木帆船上,头顶是枝叶婆娑、苍翠欲滴的竹子,脚下是深幽静谧、清澈如镜的碧水,两岸是披绿缀红、变化万干的山峦。少女身材匀称,腰肢纤细,眼眸如山涧绿水般清亮,姿态似风中秀竹样优美。和着不远处传来的清亮、婉转、悠长的牧笛声,这山,这水,这翠竹,这少女,也被缀上了一串串美妙的音符,在轻云与薄雾飘逸的天际间,曼妙回响,轻情舞蹈。

三峡人家位于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西陵峡境内,为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之间的大型景区。在这里赏灯影石、石令牌,观巴王寨及茂密植被的峻峭山型,听凉亭里扮成古代乐师的青年依山凭风吹笛。笛声隐隐约约,与山间的清风、薄雾一起缠缠绕绕,然后和巴王寨前身着

兽皮、神气十足的小哨兵合个影。

沿龙进溪行进,用双脚划一个超大的弧形,赏空中飞瀑,踏木制鹊桥,在听泉阁驻足听泉,看小猴儿在山坡嬉戏,体会清澈见底的水中鱼儿悠游的快乐。看土家婚嫁表演,品唾干百年生长于斯的土家人的生活习俗。亦可感受楚文化风情。从诗词歌赋、琴瑟钟鼓到民间传说、用具雕塑,流露出浓浓的楚风、楚韵。最精彩的要数峡江古乐表演,以编钟、古琴、磬、笙、竿、坝、鼓、箫等合奏出《楚辞》《桃园》等名曲,让游人脚踏楚地,神游楚国。

这里,山水交融,水以山为背景,山以水为明镜,移步换形,景随情异。在凸现“湾急、石奇、谷幽、洞绝、泉甘”自然美的同时,又彰显了民俗文化、地域风情、历史沿革,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美。

这个由美景与美人、由独特的匠心与精致的工艺织成的梦,轻柔,细腻,温润,清新,飘逸着楚辞的韵味与古乐的风情。来到这里,你定会在心里编织起一个个美轮美奂的幽梦。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